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陶庵夢憶 第八卷

龍山放燈 萬曆辛丑年，父叔輩張燈龍山，刻木為架者百，塗以丹臚，帨以文錦，一燈三之。燈不專在架，亦不專在磴道，沿山巖谷，枝頭樹杪無不燈者，自城隍廟門至蓬萊崗上下，亦無不燈者。山下望如星河倒注，浴浴熊熊，又如隋煬帝夜遊，傾數斛螢火於山谷間，團結方開，倚草附木迷迷不去者。

好事者賣酒，緣山席地坐。山無不燈，燈無不席，席無不人，人無不歌唱鼓吹。男女看燈者，一入廟門，頭不得顧，踵不得旋，只可隨勢，潮上潮下，不知去落何所，有聽之而已。廟門懸禁條：禁車馬，禁煙火，禁喧嘩，禁豪家奴不得行辟人。父叔輩臺於大松樹下，亦席亦聲歌，每夜鼓吹笙簧與謠歌弦管，沉沉昧旦。

□六夜，張分守宴織造太監於山巔星宿閣，傍晚至山下，見禁條，太監忙出輿笑曰：「遵他！遵他！自咱們遵他起！」卻隨役，用二卯角扶掖上山。夜半，星宿閣火罷，宴亦遂罷。

燈凡四夜，山上下糟丘肉林，日掃果核蔗滓及魚肉骨蠹蛻，堆砌成高阜，拾婦女鞋掛樹上如秋葉。相傳□五夜燈殘人靜，當壚者正收盤核，有美婦六七人買酒，酒盡，有未開瓮者。買大罍一，可四斗許，出袖中瓜果，頃刻罄罍而去。疑是女人星，或曰酒星。又一事，有無賴子於城隍廟左借空樓數楹，以姣童實之，為「簾子衙」。是夜，有美少年來狎某童，剪燭滯酒，媾褻非理，解襦，乃女子也，未曙即去，不知其地、其人，或是妖狐所化。

王月生

南京朱市妓，曲中羞與為伍；王月生出朱市，曲中上下三□年決無其比也。面色如建蘭初開，楚楚文弱，纖趾一牙，如出水紅菱。矜貴寡言笑，女兄弟間客多方狡獪嘲弄哈侮，不能勾其一絮。善楷書，畫蘭竹水仙，亦解吳歌，不易出口。南京勳戚大老力致之，亦不能竟一席。富商權胥得其主席半晌，先一日送書帕，非□金則五金，不敢褻訂。與合疊，非下聘一二月前，則終歲不得也。好茶，善問老子，雖大風雨、大宴會，必至老子家啜茶數壺始去。所交有當意者，亦期與老子家會。

一日，老子鄰居有大賈，集曲中妓□數人，群評嘻笑，環坐縱飲。月生立露臺上，倚徙欄楯，眇眇羞澀，群婢見之皆氣奪，徙他室避之。

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，含冰傲霜，不喜與俗子交接；或時對面同坐起，若無睹者。有公子狎之，同寢食者半月，不得其一言。一日口囁嚅動，聞客驚喜，走報公子曰：「月生開言矣！」闕然以為祥瑞，急走伺之，面頰，尋又止，公子力請再三，蹙澀出二字曰：「家去。」

張東谷好酒

余家自太僕公稱豪飲，後竟失傳，余父余叔不能飲一蠶殼，食糟茄，面即發頰。家常宴會，但留心烹飪，庖廚之精，遂甲江左。一簋進，兄弟爭啖之立盡，飽即自去，終席未嘗舉杯。有客在，不待客辭，亦即自去。

山人張東谷，酒徒也，每悒悒不自得。一日起謂家君曰：「爾兄弟奇矣！肉只是吃，不管好吃不好吃；酒只是不吃，不知會吃不會吃。」二語頗韻，有晉人風味。而近有僧父載之《舌華錄》，曰：「張氏兄弟賦性奇哉！肉不論美惡，只是吃；酒不論美惡，只是不吃。」字字板實，一去千里，世上真不少點金成鐵手也。

東谷善滑稽，貧無立錫，與惡少訟，指東谷為萬金豪富，東谷忙忙走懇大父曰：「紹興人可惡，對半說謊，便說我是萬金豪富！」大父常舉以為笑。

樓船

家大人造樓，船之；造船，樓之。故里中人謂船樓，謂樓船，顛倒之不置。

是日落成為七月□五，自大父以下，男女老稚靡不集焉。以木排數重搭臺演戲，城中村落來觀者，大小千餘艘。午後颶風起，巨浪磅礴，大雨如注，樓船孤危，風逼之幾覆，以木排為戩索纜數千條，網網如織，風不能撼。少頃風定，完劇而散。越中舟如蠱殼，踟躕篷底看山，如矮人觀場，僅見鞋鞞而已，升高視明，頗為山水吐氣。

阮圓海戲

阮圓海家優，講關目，講情理，講筋節，與他班孟浪不同。然其所打院本，又皆主人自製，筆筆勾勒，苦心盡出，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。故所搬演，本本出色，腳腳出色，齣齣出色，句句出色，字字出色。

余在其家看《□錯認》、《摩尼珠》、《燕子箋》三劇，其串架鬥筭、插科打諢、意色眼目，主人細細與之講明。知其義味，知其指歸，故咬嚼吞吐，尋味不盡。至於《□錯認》之龍燈、之紫姑，《摩尼珠》之走解、之猴戲，《燕子箋》之飛燕、之舞象、之波斯進寶，紙札裝束，無不盡情刻畫，故其出色也愈甚。

阮圓海大有才華，恨居心勿靜，其所編諸劇，罵世□七，解嘲□三，多詆毀東林，辯有魏黨，為士君子所唾棄，故其傳奇不之著焉。如就戲論，則亦鏤鏤能新，不落窠臼者也。

嚙花閣

嚙花閣在筠芝亭松峽下，層崖古木，高出林皋，秋有紅葉。坡下支壑迴渦，石□稜稜，與水相距。閣不檻、不牖，地不樓、不臺，意正不盡也。

五雪叔歸自廣陵，一肚皮園亭於此小試。臺之、亭之、廊之、棧道之，照面樓之，側又堂之、閣之、梅花纏折旋之，未免傷板、傷實、傷排擠，意反踟躕，若石窟書硯。隔水看山、看閣、看石麓、看松峽上松，廬山面目，反於山外得之。

五雪叔屬余作對，余曰：「身在襄陽袖裡，家來鞞口扇圖中。」言其小處。

范與蘭

范與蘭七□有三，好琴，喜種蘭及盆池小景。建蘭三□餘缸，大如簸箕。早昇而入，夜異而出者，夏也；早昇而入，夜昇而入者，冬也。長年辛苦，不減農事。花時，香出里外，客至坐一時，香襲衣裾，三五日不散。余至花期至其家，坐臥不去，香氣酷烈，逆鼻不敢嗅，第開口吞吐之，如沆瀣焉。花謝，糞之滿箕，余不忍棄，與與蘭謀曰：「有麵可煎，有蜜可浸，有火可焙，奈何不食之也？」與蘭首肯余言。

與蘭少年學琴於王明泉，能彈《漢宮秋》、《山居吟》、《水龍吟》三曲。後見王本吾琴，大稱善，盡棄所學而學焉，半年學《石上流泉》一曲，生澀猶棘手。王本吾去，旋亦忘之，舊所學又銳意去之，不復能記憶，究竟終無一字，終日撫琴，但和弦而已。

所畜小景，有豆板黃楊，枝幹蒼古奇妙，盆石稱之。朱樵峰以二□金售之，不肯易，與蘭珍愛，「小妾」呼之。余強借齋頭三月，枯其垂一幹，余懊惜，急昇歸與蘭。與蘭驚惶無措，煮參汁澆灌，日夜摩之不置，一月後枯幹復活。

蟹會

食品不加鹽醋而五味全者，為蚶、為河蟹。河蟹至□月與稻梁俱肥，殼如盤大，墳起，而紫螯巨如拳，小腳肉出，油如蚓。蟹。掀其殼，膏膩堆積如玉脂珀屑，團結不散，甘腴雖八珍不及。

一到□月，余與友人兄弟輩立蟹會，期於午後至，煮蟹食之，人六隻，恐冷腥，迭番煮之。從以肥臘鴨、牛乳酪，醉蚶如琥珀，以鴨汁煮白菜如玉版。果蔬以謝橘、以風栗、以風菱。飲以玉壺冰，蔬以兵坑筍，飯以新餘杭白，漱以蘭雪茶。由今思之，真

如天廚仙供，酒醉飯飽，慚愧慚愧。

露兄

崇禎癸酉，有好事者開茶館，泉實玉帶，茶實蘭雪，湯以旋煮無老湯，器以時滌無穢器，其火候、湯候，亦時有天合之者。余喜之，名其館曰「露兄」，取米顛「茶甘露有兄」句也。

為之作《鬥茶檄》曰：「水淫茶癖，爰有古風；瑞草雪芽，素稱越絕。特以烹煮非法，向來葛灶生塵；更兼賞鑒無人，致使羽《經》積蠹。邇者擇有勝地，復舉湯盟，水符遞自玉泉，茗戰爭來蘭雪。瓜子炒豆，何須瑞草橋邊；橘柚查梨，出自仲山圃內。八功德水，無過甘滑香潔清涼；七家常事，不管柴米油鹽醬醋。一日何可少此，子猷竹庶可齊名；七碗吃不得了，盧仝茶不算知味。一壺揮塵，用暢清談；半榻焚香，共期白醉。」

閏元宵

崇禎庚辰閏正月，與越中父老約重張五夜燈，余作張燈致語曰：「兩逢元正，歲成閏於攝提之辰；再值孟陬，天假人以閒暇之月。《春秋傳》詳記二百四〇二年事，春王正月，孔子未得重書；開封府更放〇七、〇八兩夜燈，乾德五年，宋祖猶煩欽賜。茲閏正月者，三生奇遇，何幸今日而當場；百歲難逢，須效古人而秉燭。況吾大越，蓬萊福地，宛委洞天。大江以東，民皆安堵；遵海而北，水不揚波。含哺嬉兮，共樂太平之世界；重譯至者，皆言中國有聖人。千百國來朝，白雉之陳無算；〇三年於茲，黃耆之說有徵。樂聖銜杯，宜縱飲屠蘇之酒；較書分火，應暫輟太乙之藜。前此元宵，竟因雪妒，天亦知點綴豐年；後來燈夕，欲與月期，人不可蹉跎勝事。六繫山立，只說飛來東武，使雞犬不驚；百獸室懸，毋曰下守海濱，唯魚鱉是見。笙簫聒地，竹椽出自柯亭；花草盈街，褉帖攜來蘭渚。士女潮湧，撼動蠡城；車馬雷殷，喚醒龍嶼。況時逢豐稔，呼庚呼癸，一歲自兆重登；且科際辰年，為龍為光，兩榜必雙雙首。莫輕此五夜之樂，眼望何時？試問那百年之人，躬逢幾次？敢祈同志，勿負良宵。敬藉赫蹄，喧傳口號。」

合采牌

余作文武牌，以紙易骨，便於角鬥，而燕客復刻一牌，集天下之鬥虎、鬥鷹、鬥豹者，而多其色目、多其采，曰「合采牌」。余為之作敘曰：「太史公曰：『凡編戶之民，富相什則卑下之，伯則畏憚之，千則役，萬則僕，物之理也。』古人以錢之名不雅馴，縉紳先生難道之，故易其名曰賦、曰祿、曰餉，天子千里外曰采。采者，采其美物以為貢，猶賦也。諸侯在天子之縣內曰采，有地以處其子孫亦曰采，名不一，其實皆穀也，飯食之謂也。周封建多采則勝，秦無采則亡。采在下無以合之，則齊桓、晉文起矣。列國有采而分析之，則主父偃之謀也。由是而亮采服采，好官不過多得采耳。充類至義之盡，竊亦采也，盜亦采也，鷹虎豹由此其選也。然則奚為而不禁？曰：小役大，弱役強，斯二者天也。《皋陶謨》曰『載采采』，微哉、之哉、庶哉！」

瑞草溪亭

瑞草溪亭為龍山支麓，高與屋等。燕客相其下有奇石，身執藁函，為匠石先，發掘之。見土輦土，見石斲石，去三丈許，始與基平，乃就其上建屋。屋今日成，明日拆，後日又成，再後日又拆，凡〇七變而溪亭始出。

蓋此地無溪也，而溪之，溪之不足，又瀦之、壑之，一日鳩工數千指，索性池之，索性闊一畝，索性深八尺。無水，挑水貯之，中留一石如案，迴瀦浮巒，頗亦有致。燕客以山石新開，意不蒼古，乃用馬糞塗之使長苔蘚，苔蘚不得即出，又呼畫工以石青、石綠皴之。一日左右視，謂此石案焉可無天目松數棵盤鬱其上，遂以重價購天目松五六棵，鑿石種之。石不受錘，石崩裂，不石不樹，亦不復案。燕客怒，連夜鑿成硯山形，缺一角，又輦一礮石補之。燕客性卞急，種樹不得大，移大樹種之，移種而死，又尋大樹補之。種不死不已，死亦種不已，以故樹不得不死，然亦不得即死。

溪亭比舊址低四丈，運土至東，多成高山，一畝之室，滄桑忽變。見其一室成，必多坐看之，至隔宿或即無有矣。故溪亭雖渺小，所費至巨萬焉。燕客看小說：「姚崇夢遊地獄，至一大廠，鑪鞴千副，惡鬼數千，鑄瀉甚急，問之，曰：『為燕國公鑄橫財。』」後至一處，爐灶冷落，疲鬼一二人，鼓囊奄奄無力，崇問之，曰：『此相公財庫也。』崇寤而歎曰：『燕公豪奢，殆天縱也。』」燕客喜其事，遂號「燕客」。

二叔業四五萬，燕客緣手立盡。甲申，二叔客死淮安，燕客奔喪，所積薪俸及玩好幣帛之類又二萬許，燕客攜歸，甫三月又輒盡，時人比之魚宏四盡焉。溪亭住宅，一頭造，一頭改，一頭賣，翻山倒水無虛日。有夏耳金者，製燈剪綵為花，亦無虛日。人稱耳金為「敗落隋煬帝」，稱燕客為「窮極秦始皇」，可發一竅。

瑯嬛福地

陶庵夢有夙因，常夢至一石厂，崿窳巖窟，前有急湍洄溪，水落如雪，松石奇古，雜以名花。夢坐其中，童子進茗果，積書滿架，開卷視之，多蝌蚪、鳥跡、霹靂篆文，夢中讀之，似能通其棘澀。閒居無事，夜輒夢之，醒後佇思，欲得一勝地彷彿為之。

郊外有一小山，石骨稜礪，上多筠篁，偃伏園內。余欲造廠，堂東西向，前後軒之，後礪一石坪，植黃山松數棵，奇石峽之。堂前樹娑羅二，資其清樾。左附虛室，坐對山麓，磴磴齒齒，劃裂如試劍，匾曰「一邱」。右踞廠閣三間，前臨大沼，秋水明瑟，深柳讀書，匾曰「一壑」。緣山以北，精舍小房，紆屈蜿蜒，有古木、有層崖、有小澗、有幽篁，節節有致。山盡有佳穴，造生壙，俟陶庵蛻焉，碑曰「嗚呼有明陶庵張長公之壙」。壙左有空地畝許，架一草庵，供佛，供陶庵像，迎僧住之奉香火。大沼闊〇畝許，沼外小河三四摺，可納舟入沼。河兩岸皆高阜，可植果木，以橘、以梅、以梨、以棗，枸菊圍之。山頂可亭。山之西鄙，有腴田二〇畝，可秣可粳。門臨大河，小樓翼之，可看爐峰、敬亭諸山。樓下門之，匾曰「瑯嬛福地」。緣河北走，有石橋極古樸，上有灌木，可坐、可風、可月。